

柘耕文集
十

宋柘耕文集卷之十

拂雲樓序

壽甯范子廉卿從予遊者暇日登其讀書之樓青山匝雲氣脩脩為凝望久之廉卿請製名予曰子樓寄萬山巔巾烏几硯之間皆雲氣也子年少挾雋才又飄飄有凌雲之意試與子言雲可也乎今夫釀從巖谷元氣連綿氤氲郁郁上繪于天命天孫洗素手拂碧落為長笺綴華星以作字交霞綺而采鮮化工運筆藻思萬

千河漢清淺黼黻爛然是天下之文章莫奇於雲矣及其氣鬱成
敲八荒待澤膚寸燕山鴻濛變色油油汙汙天地混白駕虹蜺以
後先呵雨師令執策蕩真宰而淋漓迴蒼生之色墨一朝經綸萬
物膏液是天下之功業莫宏於雲矣至於與物無競同遊太空人
疑縹緲我愛玲瓏山林可素霄漢可紅愁則與孤鶴伴樂則與羣
龍從若無心分橫八表思閭闔兮且春容執之非色相落落化人
胸是天下之性情又莫妙於雲矣雖然雲氣氤物也使無同氣者

噓拂之生于山復屯于山上于天復黯于天沕然汶然雖稱雲中
君曷貴哉若乃山川精感好風與俱靈氣拂拂助之泰舒御神輪
於造化使屏翳負之趨度海山以超忽籠萬象于湏臾華蓋眩轉
往來太虛拂搏桑兮返予旆歸天路兮山中居則雲不誠天下之
靈物也哉廉卿起再拜曰善哉夫子之言雲也在山在天神化出
處斯為卿雲軒鼓鬟舞小子何足希茲然是樓可千古矣願遂名
之予因名以拂雲樓而為拂雲樓之歌曰山中人兮白雲宿貌姑射

兮膚如玉、夏獨立兮亭亭、飫太和兮靈性足、咳唾兮露珠、霏挾天
藻兮光旁燭、偕麟鳳兮來聖期、寶歲華芳兮允自勛、翳斯樓兮拂
太清、薄崖谷兮抗歌聲、子搖筆兮山環紫、吐雲氣兮交簷楹、我來
兮秋、嫋嫋袖清風兮拂其英、快被雲兮笙鴻漸、揚芳懿兮樓崢嶸

莆陽逸叟詩序

歲丙辰春溟先生在瑤荔閣顧春曰生平精力萃於水利一書其
次莫如詩又于所點定者宜為我序之子文後可傳春敬諾未幾
先生謝世春出山壬戌還莆中聞詩已刊付剞劂氏愧以此負先
生也追為序曰詩也者必有凌跨一世之姿生平精白無他嗜又
耄而好學如古衛武公者小雅賓筵諸詩所以有當聖人意也古
今宦達之詩豈少傳者幾人哉先生妙齡登第官畿輔日遇武進

呂叔訥與倡和叔訥詭奇由是喜負益多為方先生在京邸與侯
官林文忠公抵掌而談天下古今之務此時意氣不可一世蓋在
勛名初不欲以詩人自命矣先生為人多睥睨遇事慷慨善指麾
然坦直無他腸如明史所傳熊廷弼狀未四旬歸里嗚乎天殆假
先生以為詩乎先生之歸也金匱孫文靖公督閩志興水利一見
議論大傾洽由是我郡木蘭之陂龍角之隄與夫城廟寺橋十數
大工屬先生一人任之此時豈暇為詩者而先生歲役千夫五官

並効來聞纂水利書遇名山水脩然意會間及世道人心可驚可
喜可愕可笑有觸於中一一發之於詩嗚乎先生不幸不為熊廷
弼大用而當國家之難又幸不為熊廷弼得以餘年畢力於詩蓋
至是而先生不得不以詩人自命矣先生詩發源子美骨高則昌
黎貌哲則白傳始時主叔訥之論丙午夏今大司馬五臺徐公識
先生來開府折柬召至榕城春亦需在是一日讀先生詩與爭分
野當双平舉右丞終南詩及杜蘅再三月分野為證先生以折擲

所為四冊詩使春塗乙遂與極論者逾十年此時尚少鳴乎近世
士大夫智昏於毫及誰有虛心如先生者當瑤荔閣論詩時一句
未安使者十返雖宣父之於項童國僑之於覺者無以過是是豈
僅以詩人自命者蓋其凌跨一世之姿既不大用生平又無他嗜
必欲於此取償千秋如是而謂其詩不至大成也豈理乎哉
同治戊辰冬其後二日晚愚弟宋際春柘耕頓首拜撰

吳徵君詩序

名元樞

人生四五十年後所見世間萬事新奇別有一番人物如春花之
日開日麗而松柏漸無顏也迴憶少壯時從容里閑人物大都樸
于今又如飲美醪弗醉疑其無味焉而其中一二醇士碩儒巋然
有齒德之先輩當時雖未與款洽然其衣冠言動古意藹然時接
人之心目但以世方承平之故人物淳厚者多先輩之風雖尊亦
淡由今追想乃覺黃農虞夏之如所身經而三代鼎彝之不可復

見世變若斯亦可慨已吳柄人先生早歲優品學以孝廉方正徵
是時可入仕矣而先生杜門不出文史自娛年躋八十無遺行聞
於人古之所謂君子脩其德於鄉與韓子所云鄉先生歿可祭于
社者其殆先生也豈必雕刻雲霞平章花鳥與當世詩人鬪夸靡
始見前輩風流哉先生高王父靖海將軍公再世簪紱相望父心
峴公為名舉人雖將門也世世皆刊詩草先生詩固家學矣猶憶
二十年前予方延攬詩人先生之友拔貢陳蘭士對予言柄人先

生詩學香山灑灑可誦予從士大夫後雖嘗接先生之杖履竊聆其緒談穆然有思覺先正之遺風未遠而其詩之為香山不為香山卒未多讀也先生徵後三十年令嗣葆園亦膺是薦性亦耽詩思取其先世已未刊之草一彙刊之以先生一卷問序予曰先生歸然有齒德之先輩一生無遺行聞於人即無詩可馨香俎豆矣况儼然有詩也資風雅以怡性情豈與夫雕刻霞雲霞平章花鳥之詩人所可同年而語哉先生詩柔雅夷澹味之如菽粟有真香

非妖花豔卉之太芬烈者比與香山洵為近益信予先友之不妄
言矣香山天懷恬適與物無忤競雖毫不廢吟詩先生性情大略
與符所不如者名位耳然香山嗜酒喜聲妓先生凡百檢點於心
杯勺未嘗過度一生無媵侍無在旁相其流風餘韻殆古陳仲弓
徐孺子之儔非後世所有者而何論詩之香山不香山又何論萬
事新奇之時所見之人物都不如少壯時之人物耶因拂卷為之序

吳徵君麀談軒詩序

予秉鐸犀溪日葆庸徵君千里抵書其末曰平生所為詩願子為我序之使後世知我莆有是人得是友處是境而作是詩非子無能為我序者予讀而悲之既重其意又不可以苟且為也夫天下之真詩境多出于蕭寂閑靜之區徵君性極靜者雖膺朝廷徵辟之書猥不願仕交游率長德當道諸公鍾鑑堂鎮軍張海春觀察皆亟重而延譽之終自遠引未嘗持一俗事相干徵君之人品如

此則其詩品之高豈待問哉論者謂徵君之詩謹守家學蓋吳自
威畧先將軍後代有詩材徵君之祖心峴孝廉父誦人徵士詩尤
成家徵君奉其先世之緒聞約束才情標持雅則風趣與白陸二
家為近謂徵君之詩本家學似也而不盡然也徵君於學多所岐
通岐黃堪輿皆稱絕藝願不肯取道以徇人唯日以詩自遣觀其
抒寫以得於山林間適之餘沈吟獨歎於身世遭罹之故其致多
也雖其平素窮約幾如原憲卜子夏之徒而其畸介之風不啻如

漢之管甯徐孺子自古高節之士間有所作率恬澹雅潔不欲如
才士之所為觀古陶孟韋柳諸家盡然豈第白陸云乎哉予交徵
君久猥嘗以詩藁就商確知徵君者莫如予故序其慨以復其意
以告後之讀徵君詩者丁卯大雪後愚弟宋際春耘耕書於屏溪
官舍

夕

夕

夕

夕

夕

夕